

紫叶线

山南秋笺(组诗)

曲杰

乃东·秋光里的第一块田

雍布拉康的月光
照过索当 照过这片雪域最早的四
犁痕还在土里呼吸
那是高原农事最初的一段因緣
雅砻河谷的杨树把金黄举向天空
风从扎西次日山下来的时候放轻了脚步
怕踩碎田垄间那层薄薄的霜
每一粒青稞都记得自己扎根的来历
而秋天只是弯下腰把它们一一收进仓
开耕节时 旺堆老人赶着额扎红穗的牦牛
犁开新土 朝向雍布拉康的方向望去
他只是替大地 向秋天道一声珍重

扎囊·沙丘与手艺之间

桑耶的钟声从秋色里浮起来
落在雅鲁藏布的沙丘上便成了另一种语言
江水蜿蜒而过
此岸金黄 彼岸亦金黄
雕塑艺人把青稞刻进木头
沙棘果红了 桑耶渡口 的老船搁浅在岸边
匠人的衣袖拂过落叶不惊动一粒尘埃
这里的秋天不急着想赶路
它坐在沙丘上等一场雪从远方来
等沙丘艺术公园的陀螺摇碎最后一缕晚照

桑日·葡萄熟了

达古峡谷的秋色是垂直的
从山巅的雪一路铺到江边的葡萄藤
藏猕猴在崖壁上攀援
把熬透的秋意一捧一捧递给人间
帕竹酒庄的葡萄是紫色奇迹
世界屋脊的日照把甜浓缩成另一种语言
饮一口就能听见雪水在石头上走路
听见沃卡温泉的水汽从峡谷升起
把秋天在杯底慢慢转为春天
思金拉措的湖水静卧在群山间
像一枚蓝松石别在桑日的胸口上
葡萄基地用绿色铺满了荒滩
把“荒”字从这片土地上彻底抹去

洛扎·秘境之蓝

库拉岗日的雪是秋天的另一种白
落在白玛林措的水面便化成了蓝
拉普温泉的蒸汽从峡谷里升起
把一片落叶从秋的这一岸渡到冬的彼岸
峡谷深处的风声从远处传来
穿透了山崖 也穿透了时间
碉楼站在山脊上像沉默的哨兵
守着那条通往秘境的小路不让时光走失
洛扎的秋天藏在深闺人未识
一旦遇见便是一生的蓝
卡久景区的步道伸向云端
像一条哈达献给来者以美好的祝福

加查·核桃熟了千年

千年核桃林落下它的第一场秋雨
崔久沟把赤橙黄绿泼了一地
达布民族服饰缀满果实 的颜色
哲巴卓舞的鼓点敲响在山谷间
而拉姆拉措在远处静静映着天光
湖面海拔五千米 沉在云端之上
每当人们寻访远方的消息时
便来此凝望湖面
核桃壳硬得像岁月的骨头
砸开却是满口秋香的温柔
核桃树七八人合抱
树下铺满落叶
像先人写在大地上无人解读的密语
加查的秋天从树上掉下来
滚了一地都是沉甸甸的时光

浪卡子·蓝宝石之秋

羊卓雍措像珊瑚枝伸向天空
普莫雍措在雪后初霁时蓝得让人失语
风从岗巴拉山翻过来
把整个秋天的重量放在一面湖水上
牧羊人的鞭子甩响在湖边
惊起一群水鸟也惊起一片蓝
羊湖的水是天空碎在高原上
千万年也没有被风吹散
浪卡子的秋天是一滴巨大的眼泪
落在高原上便成了永恒的蓝宝石
岗巴拉山口的风马旗猎猎作响
把每一句祝福送往更远的远方

秋季到嘉黎来看雪

余风

那年秋季,我到那曲东部的嘉黎去调研城乡建设项目完成情况。一早我们便出发,车子沿青藏公路向拉萨方向行驶,不久便向东转入了305省道。这条柏油路面平坦宽敞,黑得发亮,一直向东往嘉黎县延伸。

随着车子的行驶,我们逐渐进入了空旷的无人区,海拔逐渐升高。孤零零、黑黝黝的柏油路在黄土荒草为主色调的无边旷野上,显得格外寂寞。不知过了多久,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刚刚还悬挂在眼前的蓝天白云,不经意间开始阴云密布,犹如戏曲表演上一幕演完进入下一幕,只是更换场幕布动作过快了些,就像看川剧的变脸,令人目不暇接。

在阴云密布下行驶了十多分钟后,天上竟开始下起了雪粒,噼、噼、噼地砸在车窗玻璃上,黝黑的柏油路上无数白点在欢快地跳跃。经验丰富的司机也放慢了车速,握紧了方向盘,由于气温低,藏北的这种雪粒不仅坚硬无比而且很难融化,下在坚硬的路面上,车子很容易打滑。

过了一会儿,雪粒停了,但车前随即飘起了雪花。好像下雪粒只是一部乐曲的序曲,暖暖场子,到了下雪才进入主曲,但中间的起承转合可谓是无缝对接。起初雪花只是三三两两,随后渐渐地雪下得越发大了,车子如同穿梭在一群纷飞乱舞、无边无际的白色蝴蝶之中。

根据藏北气候特点和在那曲工作数年的经验,接下来定然是大雪,甚至暴雪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行车难度和风险就比较大了。就在我们感到担心时,峰回路转,车子绕过一个山岗后,雪却骤然间变小了,眼前豁然一亮,宛然进入了一个洁白晶莹、美轮美奂的冰雪世界。看了下百度地图定位,原来我们已经到嘉

黎县境内了。

这时地面上雪厚约一厘米,雪的密度虽明显降低,但仍不时有雪花掠过车窗,根本不像是要停下来的样子。由于雪下得疏了,能见度明显提高,此时的眼前,山峰更显错落有致,山上的积雪均匀地铺着,道路两侧的山顶看起来不高,天际线一律是弧形的,下了雪后更加清晰,犹如用白色的粉笔在蓝天这块黑板上划出的曲线。道路两旁、远近山坡上,还出现了一丛一丛的灌木,灌木仅一米来高,树冠上铺着半寸厚的雪,树身的绿色却露在外面,极像是捉迷藏时躲起来没有藏好而不小心露出花棉袄的可爱的小女孩,在冰天雪地之中,真可谓“万白丛中一点绿”。

藏北那曲是四季都能下雪的,特别是冬春时节,下雪更是家常便饭。我亲历过最大一次下雪,一夜之间竟下了一米多厚,深至淹没大腿;夏天也下雪,记得那年来那曲援藏时刚好六月份,车子一进入地委行署大院就迎来了一场小雪,宛若给了我一份难得的“见面礼”,让我这个自以为见过不少世面的江南人目瞪口呆。元代剧作家关汉卿若是到过那曲,写《窦娥冤》时,定然会将“六月飞雪”作为窦娥冤情的佐证的。只是夏天的雪太薄,停留时间又太短,阳光一照就很快消融了。

冬天的雪太厚则行人难至,夏季的雪太薄则难成景观。但这场雪却让我感到有点惊喜,似乎找到久违的江南下雪的感觉了。

雪下到寸许厚时,竟戛然而止,仿佛越剧演员在表演抒情优美、委婉细腻的唱段时,突然把声调拉得很长后再顿挫下来,等待观众的回味和骤然响起的掌声一般。这时的天色已蓝得没有一点雪花的迹象,白云像一堆堆洁白的抹布,把天空擦拭得一

尘不染。车子在雪景中缓慢地颠簸行进,犹如穿行在画中。这应该是我经常在古诗词或是传统国画中所看到的样子,我首先想到的是柳宗元的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与此时此景最是贴切不过。又恰似元代画家黄公望描绘江南雪景的《九峰雪霁图》,不直接以白粉敷色,而以大面积留白突出积雪质感,让人体会到江南雪霁后万籁俱寂的氛围。这时天地间静寂无声,一草一木都凝神屏息,仿佛浑然忘我,只有我们这一辆车如孤舟般在河流中劈风斩浪前进。

这场嘉黎的雪正逢秋季,像是特意为了改变我对那曲冬天和夏季下雪的印象而下的。大小拿捏得恰到好处,气温也不算太冷,风显得若有若无,雪下得漫无边际,如藏族少女即兴跳起的民族舞蹈,长袖挥洒,恣意奔放,这便更像江南的雪了。难怪嘉黎县会被称为“藏北的江南”,连下雪也临摹着江南的风格。

老舍先生曾在《济南的冬天》中有一段描写济南雪景的句子:“就是下小雪吧,济南是受不住大雪的,那些小山太秀气!”嘉黎看来也是受不住大雪的,谁让它是藏在藏北的“江南”呢。但是这种去嘉黎途中遇到下雪,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而我却能不期而遇,不能不说真要感谢上苍的照拂了。

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车子穿过了这段雪中行程。只感觉那段雪景流逝得太快,实在还没有看够,我的视线依然沉浸在那幕逐渐远去的洁白当中,直到脖子扭得发酸,才恋恋不舍地移开目光。蓦然回首,一幢一幢藏族风格浓郁、高低错落的楼房,鳞次栉比地在我们眼前展现出来,紧接着组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城镇,原来是已经到了嘉黎县城啦。



► 摄影作品《青向雪藏》,作者李昊天。

山间云影 藏北流年

杨议

原反应、环境落差、远离故土的孤寂,曾在无数个静谧的夜晚,悄悄漫上心头。所幸这片土地从不吝啬温柔,它的质朴、纯粹与安宁,慢慢抚平了初到时的忐忑。岁月流转,我不再只是远道而来的异乡人,而是逐步融入索县、服务索县、奉献索县,进而深深眷恋上这片雪域热土。

以后的日子,与光影为伴,与笔墨同行。身为媒体人,我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俯身耕耘与默默坚守。清晨的藏北总是清寂清冷,群山隐在薄雾之间,小城还未完全苏醒,我便已经开启一天的工作。

行走在索县的乡村村寨,比风景还要动人的,是牧人的干净、热忱、坦荡,他们每一张淳朴的笑脸,每一句质朴的问候,每一次真诚的相助,都纯粹得不染尘埃。在这里,我走过青青草甸,看过牧民策马而行,见过村寨炊烟袅袅,也亲眼见证了乡村振兴在雪域大地落地生根的蓬勃生机。我渐渐明白,媒体人的意义,就是把这里的温暖、奋进、美好一一留存,让更多人看见真实、鲜活、蓬勃的新索县。

一年多的朝夕相伴,我有幸遇见一群真诚热忱的藏族同事。益西、拉潘、玉珍、边巴、索朗……他们扎根故土,踏实勤恳、待人赤诚。工作时,我们并肩协作、彼此扶持,一同打磨稿件、剪辑影像、深耕宣传主业,在一次次磨合与共进中默契渐生;生活里,他们耐心包容、热心相助,带我熟悉高原习俗,适应雪域生活,消解我异乡的孤单。

我们以镜头倾听大地回响,以初心传递高原温度,以担当搭建连心之桥,以真情浇灌民族情谊,以笃行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山河虽隔,人心相通;地域不同,善意同源。经年累月的相处中,我们亦诚相待、守望相助,真正做到心意相通、温情相融。跨越山海的相遇,是缘分,更是馈赠,连索同心,共同孕育出一朵饱含深情与幸福的格桑花。

然而,越是在这里收获温暖,心底对家人的亏欠就越发清晰。儿子迈入初一,正是成长蜕变、需要陪伴引导的关键阶段,我却远在千里之外,无法亲历他的点滴成长;双方老人年岁渐长,理应近身尽孝,我却山海相隔,不能常伴左右、分忧解难。

正是这份感念与愧疚,让我磨去浮躁,沉淀心性,丰盈胸怀,慢慢懂得何为坚守,何为奉献,何为跨越山海的深情与担当。那些清晨的风、傍晚的云、同行的人、走过的路、记下的故事,都已深深镌刻进我的生命里。多少次结束忙碌的工作,抬首凝望群山之上的浮动云影,我渐渐领悟,援藏时光,恰似这片高原的流云,纵然短暂,却留下绵长的印记,成为一生无法复刻的珍贵记忆。

一年半的时光,在云卷云舒间悄然行至尾声,离别的心绪,如同山间漫开的薄雾,在心底缓缓升腾,绵长的不舍萦绕心头。即便终将挥手作别,这片土地的碧空流云、连绵青山,还有一众同舟共济的挚友,早已沉淀进记忆深处。往后,无论身处何方,每当抬头望见天边浮动的云朵,我的思绪便会飘回四千里外的雪域,重回这条盛满奋斗与眷恋的路途。山海相隔,一边是滨城大连澎湃的海浪,一边是雪域索县漫卷的白云,两处海拔,两段风景,同一份难忘的情怀。



金桂寄秋来

何武

桂花是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也是秋日的信使。秋风渐起,小区里桂香慢慢浓了,一树树碎金,就这样把秋天送到了眼前。

漫步林荫道,抬眼望去,在层层深绿的桂叶缝隙间,一簇簇米粒般大小的桂花缀在枝丫上,密密麻麻,仿佛撒了一把把碎金。阵阵微风拂过,小小的金花簌簌飘落,落在肩头、衣襟与地面,铺起一层淡淡的碎金。香气带着草木本真的气息,忽而是蜂蜜的甜润,忽而是水蜜桃的甘香,忽而是清茶的淡雅,忽而又交融成一种莫名的芬芳。初闻心旷神怡,细品余韵悠长。悠悠的香味,忽浓忽淡,忽远忽近,仿佛整个秋天都被揉进了这空气里。

桂花是常绿阔叶乔木。小区的金桂高不过5米,树冠呈椭圆形。树叶泛着深绿,表面富有光泽,经过夏日沉淀后,愈发深沉、厚重而富有质感。清风徐来,满树绿叶轻轻摇曳,沙沙作响,仿佛在浅吟低唱。在浓郁的绿意深处,金黄色的花朵星星点点。绿叶是底色,繁花是点睛,二者相映成趣,默默诠释着“好花还需绿叶衬”的朴素道理。

这抹秋桂之绿,既是季节成熟的印记,也是内心宁静的归宿。

桂花香气如此醉人,古人又岂肯轻易放过?早在宋代,人们便把它封存成了风雅的事物。宋人陈敬所著《香谱》中记载:“凌晨采摘半开的桂花,剔除枝梗杂质,收集满满一斗鲜花,取清麻油一斤,轻轻拌匀,装入瓷罐,用厚油纸密封罐口,置于甑中隔水蒸煮一顿饭的工夫,取出,安放于干燥避光处。十日之后,滤取上层清液收集保存,密封尤需严实,存放愈久,香气愈浓。这种油还可以调入黄蜡,做成面脂,馨香绵长。”这便是香木犀油的制作工序。这样制成的香木犀油,在宋代十分盛行,后来渐渐演变为民间所说的桂花油。

只是这香为何如此销魂?原来桂香并非单一的甜香,乃是数百种挥发物质合奏的芬芳乐章。桂香挥发性极强,受温度、湿度和光照的影响十分明显。低温,则显紫罗兰酮之幽雅;高温,则释酯类馥郁果香。紫罗兰酮赋予了其温暖木质与类似紫罗兰的深邃甜香,是桂香的灵魂。品类有别,场景不同,香气层次各有风姿。

金桂也是味觉与嗅觉的盛宴。它温肺化痰,常用来制作桂花糕、桂花茶、桂花酒等美食,是将秋日芬芳封存于时光的艺术。

作家林清玄曾写道:“把盛开的桂花采下,在玻璃罐中放满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片片,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十天后可以食用,而且愈陈愈香。”

林清玄描述的那种桂花酸梅我不大感兴趣,我对桂花酒情有独钟。

制作桂花酒,我非常注重“鲜”与“净”。采收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需在花朵初开至盛放初期采摘,此时香气最纯正。选择晴朗早晨露水刚干时,仅采摘初开或半开的花苞。采收后立即摊开,细心剔除苦涩的花梗与杂质,仅留饱满的花瓣。挑选出来的桂花,切忌久泡、揉搓,以免破坏香气,我是用淡盐凉白开快速漂洗去尘,然后将洗净的桂花铺在竹筛上,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晾至表面水分收干、花瓣微软即可,不必完全干透。

提前选用密封性好的玻璃罐,用开水烫洗消毒,保证罐内无油无水。将风干的桂花置于罐中,缓缓注入白酒,距离罐顶一定空间时停下,盖紧罐盖密封,放在阴凉避光处存放。我制作桂花酒不加冰糖,是不想破坏浓郁纯净的花香和酒香。初始阶段酒液略显浑浊,随时间慢慢推移,酒色渐渐转为诱人的金黄色。

短期浸泡15天左右即可品尝,小酌一口,清新花香尚压不住白酒的凛冽。欲入口绵柔,通常要密封三个月以上,让桂花香与酒香完美融合。

制作桂花酒,是对自然馈赠的尊重,也是对慢生活的致敬。“援北斗兮酌桂浆”这句诗出自屈原的《九歌·东君》,常被后人理解为以北斗星为勺,舀取桂花美酒畅饮的浪漫意象。而桂花酒本身,亦是今人寄托相思、慰藉心灵的良伴。微凉的夜里,温一杯桂花酒,泡一壶桂花茶,仿佛整个秋天都被浓缩在这杯酒和茶中。

金桂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古人赋予桂花浪漫的想法,它连接着天上的神话与人间的烟火,寄托着古人对功名的追求、对高洁品格的崇尚以及对团圆幸福的期盼。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神话家喻户晓;古时乡试多在桂花盛开时节举行,人们把考中及第称为“折桂”;会试虽在春季举行,但人们仍沿用“折桂”这一祥瑞意象,用以祝愿登科及第。由此衍生出“蟾宫折桂”的美好典故。

秋色之夜,月洒清辉,金桂怒放,暗香扑鼻,给人一种宁静致远、温暖祥和的感觉。我站在小区桂树下,闻着那熟悉又陌生的香,忽然想起家乡大坝湾的那株金桂。

那是沈衡之亲手栽培在他卧室门口的。沈衡之曾创办了大竹县第一所男女合校初级中学,培育了一大批志士仁人。我听说这株桂花树被卖了,遂向我的学生沈祖英求证。她是沈衡之的孙女儿,很快便收到了她的回复:“古树纳入了三级保护,是不能买卖的。它矗立在大坝湾院子里,枝叶繁茂,花香一年胜似一年。也许是它置于明月山脚的缘故吧,目前花事正盛!”

看罢回复,我心头一怔:沈衡之不就是一株以清香与绿荫荫泽后人的金桂吗?